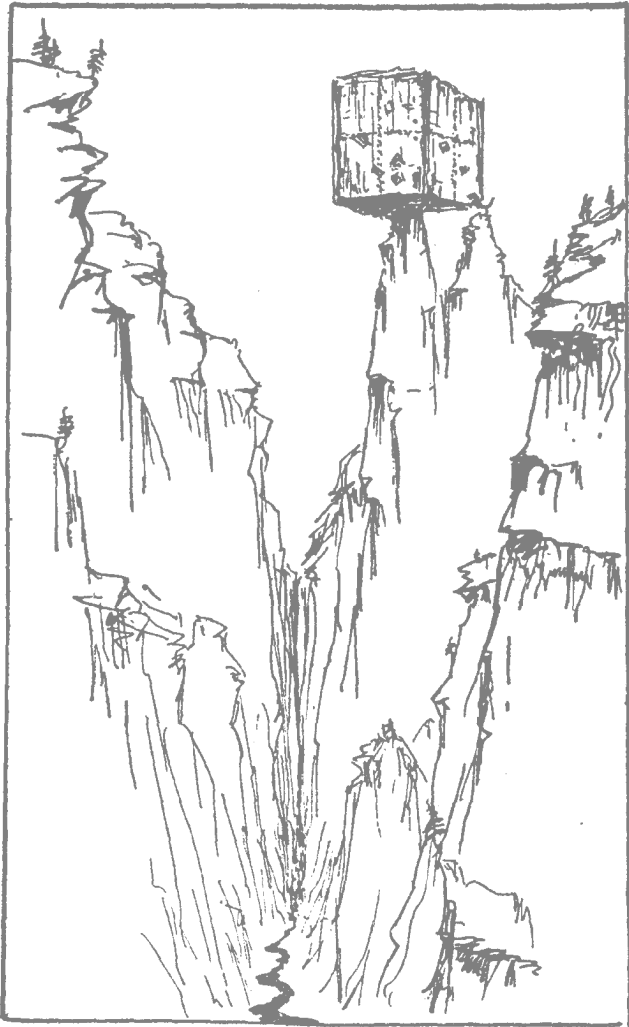


● 第 一 章

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的人

这是事实，尽管听起来难以置信。如果我们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 6 英尺高、1.5 英尺宽、1 英尺厚（这比真实的人要高一些），所有的人（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现在大概有 20 亿人）都可以挤进一个长、宽、高各为半英里的大箱子。正如我刚才说的，这有些难以置信。如果你不相信，请自己计算，你会发现我的计算是正确的。

我们把这个大箱子送到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平稳地放置在低矮的石壁上，以免他们面对永恒的力量这个沉默的见证人落雁沉鱼般美色时不知所措而折断脖颈。然后叫来一条名为小精灵的德国种小猎狗，告诉它（这个小家伙非常聪明，喜欢执行命令）用它棕色的柔软鼻子轻轻顶一下那个庞然大物。大木箱往下掉的时候，不时地撞击山石、灌木和树木，发出长长的轰隆声和撕裂声，随后是低沉甚至可称之为非常柔和的劈啪声，突然传来水的飞溅声，大木箱砸在科罗拉多河的河岸上。



接着是寂静，忘却！

在死亡箱里的人类沙丁鱼很快就被遗忘了。

大峡谷一如既往，继续同风霜雨雪搏斗。

地球继续在神秘的太空中按照既定的轨道运行。

远处的天文学家和近处的星球竟不可思议地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

一个世纪之后，被厚厚的植物腐殖物覆盖着的小土丘有可能表明，人类就是被埋葬在这里。

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我完全可以想像得到，有些读者不太喜欢这个故事。看到引以自豪的人类落得如此极端可鄙的下场，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然而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这个角度把人类数量的微小和弱小躯体的无助变得具有深远意义和真心诚意的自豪。

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一些软弱并且没有自卫能力的哺乳动物。从第一天破晓开始，我们就被成群结队的生物包围着，它们已为生存斗争作了更充分的准备：有的体长达百英尺、重如一辆小型的火车头，有的牙齿锋利如圆锯；多数身披像中世纪骑士那样的盔甲去处理日常琐事，还有一些是人的肉眼所无法看见的，但是，它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成倍地繁殖，如果没有以它们那样成倍繁殖的速度去快速消灭它们的天敌，它们可能用不了一年就占领了整个地球。然而，人类只能在非常优越的环境中生存，只能寻找位于高山与深海之间的小块陆地栖身。而我们的旅伴们却胸有大志，从不认为山顶太高，大海太深，它们显然是由能在任何自然环境中生存的物质制成的。

我们从经典名著中了解到，有相当种类的昆虫能够在石油（难以想象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日常饮食的主要成份）中欢快地嬉戏，还有一些可以在温度悬殊的条件下生存，而这种悬殊的温度可以在几分钟内夺去我们的生命；那些令人讨厌的棕色小甲虫，似乎非常喜欢文学，总是不厌其烦地光顾我们的书橱，即使失去两条腿，甚至三条、四条，仍能继续它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历程。而我们自己呢？如果脚指仅被扎一下，就会变成伤残。有时我们会认识到，从我们一出现在这个旋转的地球上，直至消失在冷漠宇宙的黑暗中，为了同对手竞争，我们不得不坚持下去。

对于我们这些麻木不仁的当代人，人类的经历是多么可笑。我们站在一旁，观看原始人所作的具有进步意义的游戏：执着地练习，第一次用后腿走路，尽管有些笨拙，却不依赖于树枝或手杖。

谁是 2 亿平方英里土地和水面（还不包括辽阔的空气层）的骄傲和唯一的拥有者？这些拥有者凭籍基于暴力和狡诈的支配权进行着极权统治。

大部分拥有者已经消失了，除非它们以“展品 A”或“展品 B”的形式在我们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占有一席之地。还有一些为了能生存到今天，被迫从事家务劳动，而且仅仅为了谋生，还得用它们的皮毛、蛋和两肋上的肉来取悦我们，或者拖拉我们认为自己力不从心的重物。更多的是迁徙于荒野野地，我们允许它们在那里吃草，延续种族，因为直到现在我们还认为，让它们离开那里不值得，没必要把它们土地占为己有。

简单地讲，仅在数千世纪里（在时间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人类使自己成为每一块土地无可争辩的统治者，现在又有可能把大气和大海归入自己的版图。所有这一切竟然都是由数

以亿计的人来实现的。除了神授理智外，人比其敌人拥有更多的优势。

在此我有些言过其实。最高形式的理智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为一部分男人和女人掌握，因而他们成为领头人。其他人不管对现实如何愤愤不平，只能跟随。这个结果怪诞并且阻碍进步，但不管人们如何努力，数千个奋斗的人中只会出现一个真正的先驱。

我们不知道这条前进的道路会把我们引向何方。但是从过去 4000 年来已取得的成果来看，我们今后可能获得的成就不可估量——除非我们被自身奇异的固有的残忍性所引诱，偏离了正常的发展道路。我们自身的这种本性会使我们残酷地对待同类的其他成员，而我们从不敢用类似方式对待一头牛、一条狗甚至一棵树。

因此地球及其一切都处于人的支配中。如果还有哪些地方未被控制，他就会利用他机灵的大脑和深谋远虑，利有他的短枪去占有它。

我们这个家园是美好的家园。它给予我们充足的食物，有丰富的岩石、泥土和森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建起宽敞的住所。牧场上温顺的羊群，开着绿花的亚麻波浪起伏、一望无垠，还有那勤劳的中国小桑蚕——它们都向我们提供了遮体的原料，使我们的身体免受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灼晒。我们这个家园是美好的家园。它给予我们的如此之多，每个男人、女人以及儿童在未来的岁月里只需稍作投入就可分享其成。

大自然有其自身的规律。这些规律是公正的，却是无情的。在此不存在上诉法院。

大自然施惠于我们，而且从不吝啬。作为回报，它要求我们

学习它的规则，服从它的意旨。

在一块只能放养 50 头牛的草场上放养了 100 头牛，就会导致灾难——这是每一个农民都非常熟悉的小常识。在只能居住 10 万人的地方集中了 100 万人，就会造成拥挤、贫困和无为的痛苦。这一事实显然被那些期望支配我们命运的人忽略了。

然而，那不是我们所犯的许许多多错误中最严重的。我们还在其他方面伤害了我们宽宏大量的养母。在现存的生物群体中，只有人敌视同类。狗不会吃狗，虎不会吃虎，甚至令人厌恶的鬣狗也能与同种的伙伴和平相处。但是人恨人，人杀人。在当今世界，作好准备，防止来自邻国的杀戮，是每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这是公然违背要求同种成员之间和平友好相处的创世大法规第一款的行为，这种行为会把我们引入种族灭绝的绝境。因为我们的敌人一直处于戒备状态。如果人类（这个称谓太阿谀奉承了，它是由玩世不恭的科学家赋予我们种族的，以表示我们的智力要优于动物界其它成员）不能或不愿表明自己是所获得的一切的主人，数以千计的候选人就会凯觐这个职位。一个由猫、狗、大象或一些组织严密的昆虫（它们是多么看重它们的机遇！）控制的世界，似乎会比拥有大量军舰和加农炮的星球具有更明显的优势。

答案在哪里？摆脱这种可悲可耻的事态的出路在哪里？

这本小册子冒昧地试图寻找一条唯一的途径，以走出充满悲哀和灾难的死胡同。由于先人的愚昧无知，我们在这条死胡同里迷失了方向。

我们需要时间，需要接受数百年乏味而痛苦的教育，才能使我们寻找到一条自我解救的出路。这条出路会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伙伴。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个绝对真

理，一旦我们了解和领会了这样一个事实：不管怎样，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不知道还有其它可供居住的地方——我们决不会离开我们降生的那个地方，因而我们应该彬彬有礼，就好比我们是在驶往不明目的地的火车或轮船上，这样，我们就会迈出解决这个可怕问题的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这个可怕问题是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的根源。

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伙伴，一人的祸福就是我们大家的祸福！

叫我梦想家，叫我傻瓜吧，或者就叫我空想家。让警察或救护车把我送到一个地方去，使我再也不能传播这种不受欢迎的异端邪说。记下我的话，并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人类将被要求收拾起小玩物，把幸福的钥匙交给更称职的后继者——回想起我的话。

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就在下面这段话里：

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星球上的伙伴，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的福祉，我们大家都要共同承担责任。

● 第 二 章

地 理 学 的 定 义 以 及 如 何 将 其 应 用 于 本 书

我们在旅行前总是或多或少地想知道去哪里以及怎样去。读者打开一本书，应该看到一小段类似的信息。因此，对“地理学”这个词下个定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桌子上正好有本《简明牛津辞典》这本 1912 年版的辞典可以像其他辞书那样作出很好的解释。我要查找的词在 344 页的下面。

“地理学 研究地球表层、形态、自然特征、自然和政治区域、气候、物产和人口的科学。”

我不期望我能解释得更好，但我会突出某些内容，简化其他一些方面，因为我打算把人放在舞台的正中。我的这本书不仅仅讨论地球的表层及其自然特征、政治和自然区域。我宁愿把它称之为了一本研究人的书，研究人如何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住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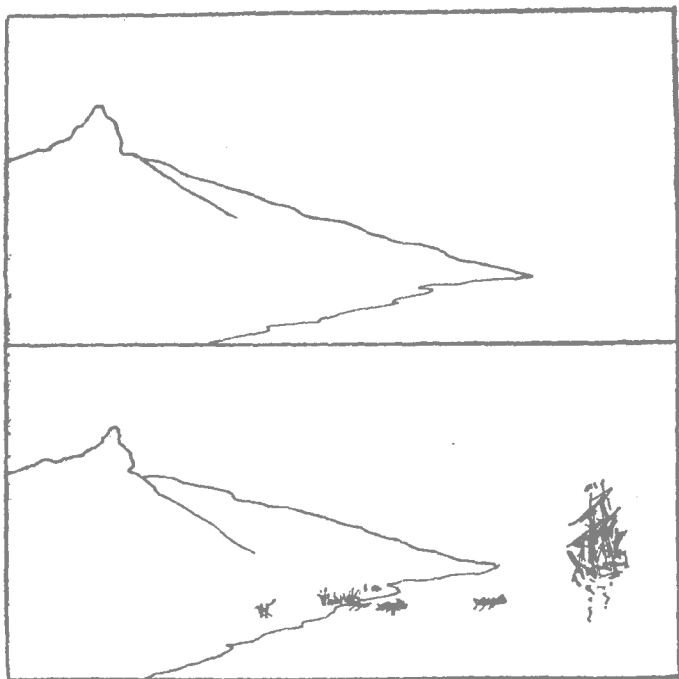
和娱乐，如何尝试找到既能适合自己的背景，又可改变自己的自然环境的方法，以便获得与其自身有限的力量相称的舒适、强健和幸福。

上帝有一些非常奇怪的忠实信徒，这种说法很对。确实，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地球上有一些古怪的非同寻常的同伴。只要你跟他们一接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流露出非常令人反感的个人习惯，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决不会出现这样的性格。但是，20亿人，即使在盖棺论定时他们还不是十全十美的人，这仍是非常可观的数字。这么多的人，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具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性质的试验。对我来说，这些试验应该首先得到关注。一座大山，在人眼看到或被人踩踏之前，其山坡和山谷被一代代饥饿的定居者占有、清理和开垦之前，终究只是一座山。

大西洋在十三世纪初的前后，是一样的宽阔，一样的深浅，一样的湿润，一样的咸淡。但是它利用同人类的接触形成了今天的状况——一座连接新旧世界的桥梁，一条连接东西方贸易的大道。

数千年来一望无垠的俄罗斯平原等待着向所有不怕艰辛播下第一次种子的人奉献丰富的食粮。但是，如果由德意志人或法兰克人，而不是斯拉夫人，使用带有铁制尖头的工具开垦出第一片农田，俄罗斯的面貌就今非昔比了。

日本诸岛不论是由土著日本人居住还是由现已绝种的塔斯马尼亚人的后裔居住，都会发生持续不断的动荡。如果是后一种情况，塔斯马尼亚人根本无力养活六千万人。如果英伦各岛被那不勒斯人或柏柏尔人蹂躏，而不是被来自北欧的永不满足的斗士征服，它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帝国的中心，这个帝国的面积是它母国的150倍，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人类的接触）

总的说来，我更注意地理学中纯粹的“人类”方面，而不是被认为对大生产一直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商业问题。

但经验告诉我，无论你怎么强化诸如此类主题——进出口、煤产量、石油储藏量和银行存款额——的说服力，你都难以提供给读者一些他短时间就能记住的东西。一旦他需要这些数字，他不得不再次查找，并借助许多相互矛盾（有时是自我矛盾）的商业统计手册来证实这些数字。

人最先在本地理学中出现。
接着是他的自然环境和背景。
只要篇幅允许，其它内容也要介绍。

● 第 三 章

我们的星球

它的特点、风俗和习惯

我们先从一个古老而可信的定义说起。这个定义说：“地球是宇宙空间中一个小型黑色的物体。”

地球不是“圆体”，也不是球形，而是“扁圆体”。这就是说它相似于圆体，是两极稍扁的球形。所谓“两极”，你用一根毛衣针穿过苹果或桔子的正中，直立着拿住，就可以发现它们。毛衣针从苹果或桔子穿出来的地方，就是两极的所在位置，一个在深海的正中（北极），另一个在崇山峻岭的高原之上。

根据扁圆体的定义，极地是扁平的，但“扁平”一点也不会使你困惑。因为地球两极之间的中心线只比赤道线上的直径短三分之一。换个说法，如果你骄傲地拥有一个直径为 3 英尺的地球仪（在商店里买不到这么大的地球仪，只能到博物馆里才能看

到)，它的轴线只比赤道的直径短八分之一英寸。除非做工极其精确，否则这一差距难以在地球仪上反映出来。

不管怎么说，这个事实对那些想到极地去探险的人和对那些想在更高层次从事地理学研究的人来说是极有意义的。但是对于本书来说，我前面所讲的内容就足够了。你的物理学教授的实验室里可能会有这种小装置，它可以向你演示，只要一个小物体围绕它的轴心旋转，其两极就会不由自主地变平。让你的教授演示给你看，这样你就不用跑到极地去看看个究竟了。

我们都知道，地球是一颗行星。行星这个词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过来的。他们观察到（或认为观察到），一部分星永远在天空中运动，其它的则静止不动，因而把前者称之为“行星”或“流浪星”把后者称之为“恒星”。当时没有望远镜，他们不可能跟着这些“恒星”遨游。至于“星”这个词，我们不知道它的出处，但可能与梵语中转变为动词“撒”的词根有关联。如果这是真实的，星星就是“撒”向天空的小火花，这个形容非常美好贴切。

地球围绕太阳运转，向太阳索取光与热。太阳相当于 700 个地球那样大，表面温度将近摄氏 6000 度，持之以恒地给予地球光和热，只是举手之劳。因此，地球不必为向邻居借用了如此一点舒适而感到歉意。

在古代，人们相信，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是一小块平坦的圆形陆地，四周完全被海水包围，而且悬浮于空气中，就像穆罕默德的棺木或从孩子手中逃脱的玩具气球。一些很有悟性的希腊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第一批不经神父同意就敢于自我思考的人）非常明确地认定，这个理论肯定错了。经过数百年十分艰苦执着的思考，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地球不是平坦的，而是圆形的；既不是静静地悬浮于空气中，也不是处于宇宙的正中心，而是在

天空中漂浮，并以相当快的速度围绕着一个叫太阳的物体飞行。

他们同时提出，其它一些闪闪发光、被称之为“恒星”的小天体，看起来好像是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围绕着我们运转，其实是我们的伙伴星球，是同一个太阳之母的孩子。它们服从于类似于规范我们日常行为的那种准则——例如在一定的时间里起床和睡觉，被迫遵循在我们诞生之日就有的行为方式，如果偏离它，可能会立即遭难。

在罗马帝国最后 200 年里，有理性的那部分人接受了这个假说，而且这个假说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不再成为辩论的主题。但是，第四世纪刚开始不久，教会主宰了一切，再保留这种思想，尤其是地球是圆的思想，就无安全可言了。我们不必去苛求他们。首先，最早屈服于基督教的，一般说来是那些最少接触新知识的社会阶层人士。其次，他们坚信，地球的末日就要来临，耶稣将要回到他受难的故土来辨别善恶，而且他一定会在万众瞩目中凯旋而归。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他们的推断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事实（他们丝毫不怀疑这个命题）果真如此，地球必然是平坦的。否则，耶稣就要出现两次——一次为了西半球的人，一次为了另一半球的人。当然，这一过程是荒谬的，不严肃的，所以是完全不可能的。

将近一千年来，教会反复强调，地球是平坦的盘状体，是宇宙的中心。在知识界中，在一些寺院科学家中，在一些迅速发展的城市里的天文学家中，地球是圆的、同其它星球一起围绕太阳旋转的这种古希腊思想，从未被彻底抛弃掉。相信这种思想的人不敢公开谈论它，只是作为秘密保留在自己的心头。因为他们知道，公开的讨论只会打破数百万没有他们聪明的同胞市民和平安宁的生活，决不会对早日解决问题有任何帮助。

从那时起，教会人士，几乎无一例外，都不得不接受了这个思想：我们居住的星球是圆球形的。到了 15 世纪末，赞同这种古希腊思想的人已占绝对优势，再也不可能被压制下去。这种思想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如下的观察为基础的：

首先，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从远处走向一座大山或在海边看到一艘船，我们先看到的是山顶或船帆的顶部，靠近后才有可能看到其它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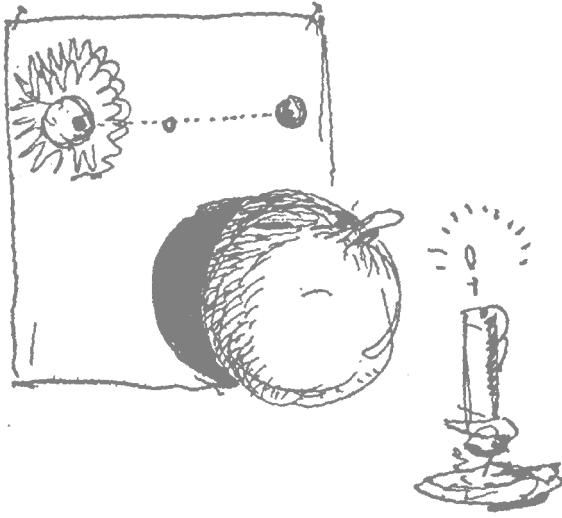
其次，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四周的景物似乎形成一个圆圈。因此我们的眼睛在观察时必须平行地从陆地或大海的一个景物移向另一个景物。如果我们乘坐气球或站在高塔的顶部，只要离开地面越远，圆圈就越大。如果地球是蛋形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处于一个大椭圆形的中心；如果地球是方的或是三角形的，地平线也会是方的或三角形的。

第三，当月偏食出现时，反映在月球上的地球阴影是圆形的。只有圆球物才会形成圆形阴影。

第四，其它行星和恒星都是圆形的，为什么我们的地球在亿万星球中就会成为绝无仅有的例外？

第五，麦哲伦的船队一直向西航行，他们最终回到了出发地。库克船长也有同样的经历，他的船队由西向东行驶，此次探险的幸存者也回到了出发时的港口。最后，我们如果向着极点朝北行走，一些熟悉的星座（古希腊人的黄道十二宫星座）就会越来越低，直至落入地平线以下；当我们返回后越靠近赤道，它们又升了起来，而且越升越高。

我相信我已提出了充足的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我们居住的星球肯定是圆的。你如果认为这些证据还不足以使你信服，就去请教一位可靠的物理学教授。他捡起一块永远都会从高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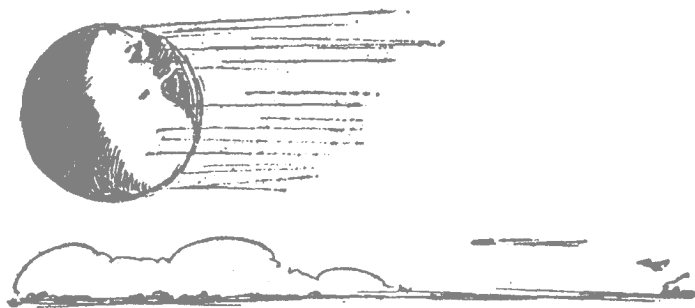
(只有圆形物才有圆形背影)



(蚀)

上落下的石头，并根据引力原理重复这种小把戏。引力原理毫无疑问可以证明地球必然是个圆体。如果他使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讲得也不很快，你就会理解他所讲的东西，但唯一的条件是，你应该比我掌握更多的数学和物理学知识。

我可以在这里引用大量非常专业性的数字资料，它们对你没有丝毫用处。以光为例。光以每秒 18.6 万英里的速度传播。你弹指一次，光就要绕地球 7 圈。光从最近的一颗恒星（叫比邻星，你可以核实一下）上以每秒 18.6 万英里的速度照射过来，需要 4 年零 4 个月才能被我们的眼睛看见。太阳光只要 8 秒钟就可照射到我们，木星需要 3 分钟，而在航海方面具有极其重要作



（我们穿过宇宙的速度要比飞行得最快的炮弹快多了）

用的北极星，需要用 40 年的时间才能让我们看到它的一缕光芒。如果我们被告知去“想像”一段距离或一光年这个概念，即光在一年里运行的距离，或者 $365 \times 24 \times 60 \times 60 \times 186000$ 英里，这个数字如此之大，按常理来说我们只好说“是”，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如坠五里雾中，因此只好走开，要么去逗逗猫，要